



## 躲端午

平利 王仁菊

在我老家习俗里，每年有两个女儿节，一个是花朝节，另一个是端午节。花朝节乃百花生日，是乡间女子出游聚会的日子。端午节则恰恰相反，是已婚女子归宁的日子，俗称“躲端午”。未出阁的女子则在腕上系五彩绳，绳取红黑白黄青五色，串了旧年桃核或单戴均可。未满十二周岁的孩童也系五彩绳，亦称“躲端午”。这一古旧习俗，据说来自古天象学说，按支干历推算，五月五日为一年的午月午日，乃阳极转阴的节变之时，蛇虫百豸幼卵及微生物繁殖生长旺盛，人类易受其侵害引发各种疾病，便借“躲端午”躲避阴邪灾殃，祛祟纳吉。

我小时候最盼随母亲去外婆家“躲端午”。眼瞅石榴挂了花，箬竹叶三指宽了，总巴巴追问母亲啥时去“躲端午”？母亲便骂我是个老实坩子，骂完又笑，说等到粽子开花吧。“躲端午”是父亲告诉我们的，年年新麦丰收，磨第一茬面粉，我们姊妹轮流看磨，防推磨的牛偷吃白面，也防鸟雀偷吃。父亲总嬉笑着说：“可得看好喽！头道面的馍是你妈回去躲端午用的，马虎不得。”说完嘿嘿直乐。母亲在一旁听到，必要哼一声，随手拿了东西打父亲，骂他没正形。

再大一些，才知道“躲端午”还是句乡间骂人的玩笑话。比如某人赴约晚了时辰，旁的人便骂道：“老半天才来，你是躲端午去啦？”那人常会骂回去：“呸，

你才躲端午哩！”这一笑谈源自一个古老的中医药理传说。据说，位列五毒之一的蛤蟆是剧毒之物，也是解毒良药，在端午这天身上毒性达到最强，常被捉住取了毒汁备用，懂行的还会用它制成蛤蟆墨，人若生了毒痘痈肿，一涂便好。但蛤蟆这东西仿佛是通灵性的，端午这天特别难捉，常人无法寻觅踪迹，节后又蹦跶得到处都是，因而乡间有“癞蛤蟆躲端午——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十五。”的俗谚。但一些民间草药先生却能妙手擒得，我一个表嫂的婆婆就有端午捉蛤蟆的绝活，但凡出手，必有收获，却不贪多，捉时念念有词，得一两只便收手。旧年端午，我曾亲眼得见，她在我们老屋后檐沟石坎里捉出一只硕大的蛤蟆来，用一条绣着“五毒图”的方帕包了去。她懂得许多偏方，能治小儿惊厥、水痘、失魂症及各种解毒，是方圆几十里的神仙人物。

那年月活计忙，母亲一般没空回娘家，偶尔回去也是匆匆往返，不会带上也，年年端午却会用新面粉蒸了白馍，包了粽子带我们去外婆家过节。

端午前一晚，母亲便在大笼屉里蒸上好些白面馍馍，乘着热气用艳艳的颜色点上花色，同此前包好的粽子一并分装在花格子包袱里。母亲点花馍的巧手是出了名的，她拿一个削制的篾片在笼屉间飞舞，手过之处繁花点点，有娇俏的红梅，有单瓣或复瓣的桃花，有浅绿的莲

蓬，中间还缀着黛青的莲子，花瓣不晕不染，活像馍馍上真的开出了花来。我们围在母亲身边，非要讨了花色最漂亮的馍馍来吃，她起先不同意，终是嗔怪着递了我们的愿。那一晚，我常会从梦里笑着醒来，吧吧吧吧嘴，嘴角都是口水。

端午当日，母亲天不亮就起床，备下极为丰盛的早饭，把父亲割回带着露水的艾蒿和菖蒲扎成小捆，或竖立或倒挂在在大门、耳门两侧及牛圈、猪圈、鸡圈门口，说可保人畜平安无瘟病。饭桌上除了菜色较寻常丰盛，额外还有粽子、鸭蛋、雄黄酒，我们各人还能分得一个香荷包。说是香荷包，其实是个小小的艾叶包，是母亲揉了一年一年的艾绒缝制的。但我们总有办法让它香起来，摘了头茬的栀子花或寻了香花刺花瓣，把它们和艾叶包放在一个小布袋里，挂在身上香喷喷的，好闻还防蚊虫。我们也挑大朵的栀子花插在头上或别在衣襟上，偶尔也偷偷别在母亲的发髻上。我在小学作文里曾写过端午的香气，说端午的村庄是香的，花是香的，风是香的，粽子是香的，青草上的露珠是香的，戴了花的女子是香的，男子喝酒的样子也很香。老师笑眯眯地打趣我，说你的作文也是香的哟，墨水香哩！后来想起，除了老师说的，还漏掉了最浓的一段香——外婆家的点心香。

早餐后，母亲攘上花格子包袱，领着我们走山路去外婆家过节。父亲照例留

下看家，与前一日回来的姑姑和奶奶一同过节。姑姑家远在吉河，回来须得步行一整天才到，她总是提前一天回来过节，年年如此。

去外婆家住返约四十里地，翻过最后那座大山，总能看到外婆手搭凉棚站在日头下张望，看到我们老远迎上来，接过包袱，一连声地笑，颠着小脚急急地给母亲泡茶，给我们寻点心。印象里，糖水是最受款待人的最高礼遇，给我们的点心则是苞谷八杂，饼干、冰糖、花生、瓜子、面果子、苞谷花……啥都有。外爷是乡间的文化人，日子苦焦的年月里，务农之余填词、写春联、帮人立契……凡常能挣点吃喝的事，都会一手。乡村人家没钱答谢，多以肉蛋粮油、瓜果点心、土酒蜂蜜谢承，外婆总精打细算着省下一些，待承我们这些小馋嘴。她有个专程给我们分零食的葫芦瓢，十分灵巧秀气，是外爷用自家种的小葫芦挖的。他们名下孙辈众多，逢年过节回来，蜂子朝王般闹腾，为公允起见，外婆便用那瓢给我们分点心，我们叫它“福禄瓢”，里面盛着我们儿时吃过的所有美味。

外爷外婆故去后，我年年回母亲家“躲端午”，她也总习惯泡一杯醇醇的糖水与我，拿出备下的好吃喝待承儿孙们，只是母亲的“福禄瓢”不是小葫芦挖的，而是一个漂亮阔气的瓜果盘，里面满盛着琳琅满目的点心瓜果。

## 忠狗麻子

岚皋 操世双

麻子，是我父母饲养的一条看家狗，因其毛色麻黑而得名，它还有一个孪生姐姐小花。

在某个秋天的傍晚，一岁多的麻子和它的家人们遭遇了一场惨烈的事件。一群野猪偷袭父母屋后种的玉米，麻子的妈妈大黄带着它们姊妹俩勇敢地驱赶猪群。第二天，父母发现只有麻子和小花回来了，小花肚子被撕破，肠子外露，两天后便不幸死了。几个月后，邻居在山顶树林里发现了被撕成两节的大黄的骨架，那场殊死搏斗的惨烈程度可想而知。

母亲一直说麻子很通人性，在那期间，它进食甚少，常常独自悲号，也会去埋小花的竹园边徘徊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麻子逐渐从悲伤中走出，但它对父母更加温顺和依赖。父亲坐在那里，麻子就会躺在父亲脚边，这时常把头枕在父亲腿上，调皮时轻轻蹭着父亲的裤腿嬉戏。母亲去地里打猪草，麻子会把她送到地头，再回家看门，当母亲背着猪草回家时，它又会跑很远去迎接，亲昵地摇头摆尾。

麻子的记性很好，我们回家看望父母时，车一停在老家对面山腰，麻子总会半路迎接，见面时，嘴里发出欢快的叫声，扭腰摆尾在我和孩子大腿上蹭来蹭去撒娇，非得我们摸摸它的头，叫它一声小麻，才会走在前面，带我们回家。

四年前，我在杨家院子的新房竣工，我接二老来这里住。由于这里是景区，不能养鸡，搬家时父母不舍地把麻子送给了我大姐。听父亲说，我姐用绳子拉它走时，它硬是不肯走，几乎是拖走的。约莫父母入住我家半月左右时，姐姐突然打来电话，说就在父母搬走的第二天，麻子用嘴咬断了拴绳，自己跑了。我姐和姐夫找回父母老家时，麻子一直躺在老家大门坎外侧的青石板上。他们又把它逮住，强行拖回去。间隔了一天，麻子又故技重施，再次跑回父母老家。这次我姐赶到时，麻子看到我姐后，就立即夹着尾巴快速躲进屋后的树林里，无论怎么呼唤，它就是不出来。无奈之余，我姐只能隔三岔五地送一些剩饭上去。

听到这个消息，父亲啥也没说，长叹一声，慢吞吞地卷了一支旱叶子烟，狠狠吸了一口，很快吐出烟圈，驮着背走下一楼后院河边的去了。
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就喊父亲起床，我们一起回老家找麻子。车行驶在崎岖的泥巴山路上，父亲这次一点都没带车，而且还颤颤巍巍地掏出旱烟袋，吃得我不停咳嗽，他开心地笑了。

我们将车停在老家对门的山腰上，走小路回家。走到房子旁边老水井前，正好遇上我大哥大姐，大姐走前面，背着一个背篓，背篓里放着一个木盆，手上提着一把火钳，哥哥走后面，扛着一根杉树杆子，有小脸盆那么粗，足足有五六米长。交谈后，才知道姐姐哥哥又是给狗子送饭的，顺便把老家能用得上的物件各自带点回去。

哥、姐放下东西，同我和父亲一起返回老房子。我们分头在房子四周寻找，却始终不见麻子的踪影。于是，我让父亲呼唤它的名字，不一会儿，它就从屋后树林里摇头摆尾地出来了。

近到父亲身边，它一边发出撒娇般的叫声，一边用身体碰撞着父亲的腿，几个圈转下来，索性它抬起一双前腿，扑入父亲的怀里。父亲拿起粗拿来的土豆，它一口一个，那个吃相，真不知饿了多少天了。

我抱着麻子，来到停车的地方。父亲把它抱着坐在副驾驶位，它依偎在父亲怀里像一个可爱的孩子。一路上，父亲不停地与它说着话，它时不时往窗外看一眼，时不时望父亲一眼，也偶尔瞟我一眼，似乎真能听懂父亲的话。

我们到了姐姐家，它一直黏在父亲身旁。吃过饭，我和父亲准备返回，它和姐姐一道把我们送到车跟前，父亲又摸着它的头说：“你好好在这里住着，不要再跑了，我会很快回来看看你的。”我们走后，姐姐再没拴它了，它也不再跑了。只是过一段时间，会悄悄跑回老家看看，然后再回到姐姐家。

我那宽敞宁静的小院子，父母只住了半年，借口回我哥、姐家玩几天，又再次回到他们的老房子住下了，麻子也发现父母在家，不再回我姐家了。

一转眼，父亲去了另一个世界。前几天，我又回老家，满头银发的母亲，虚弱地靠在门边，岁月的痕迹在她脸上清晰可见。麻子再没闹声去半途迎我，它躺在门侧那块青石板上，淡淡地看了我一眼，我叫一声麻子，它有气无力地摇了几下尾巴，我俯下身，摸着它的头，它眨着眼睛，我看到了它眼中有泪花。我知道它老了，下次回来时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它。



沿江随笔

## 端午粽

紫阳 玩偶

厘清传说中的那些伏线  
临近黄昏，母亲坐在  
门前的矮凳上  
扭动手中的细叶  
棱角分明的粽子走完半程  
坐在拥挤的水底  
透着天色，笋叶上的豹纹斑点

映出几分残存的孤愤  
而落在树上的鸟雀  
仍在追逐树杈间的残阳  
金黄的碎花，被风揉碎  
摔落在青石板上  
响起一阵“叮咚”的声音

## 忆襄阳

市直 薛小斌

端午刚过，汉江两岸越过繁花似锦的深春进入初夏。静静的江水顺流东下，我的记忆也触到下游的那座城，那便是同住在汉江边的襄阳城了，十几年前的到访也一点点清晰起来。

那时襄阳叫襄樊市，以汉江为界分江南和江北，名襄城与樊城，襄城古而樊城新。整座城市自西部山地向东而逐步平坦，汉江穿城而过。襄阳城所在的位置南北交融、东西贯通，天下枢机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。

此地民风朴实兼具传奇人文底色，加上厚重历史，荆楚文化、汉水文化、三国文化灿若星河，北宋书法家米芾碑刻真迹和唐朝诗人孟浩然的出生之地，诸多三国人物风云际会于此，轮番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活剧，让这座古城的豪气和吸引力扑面而来。

来到襄阳必到襄阳古城。整座古城一面依岷山之险，三面据江河之峻，正所谓“一江碧水穿城过，十里青山半入城”。金庸先生曾评价襄阳城：虽无帝王之都的沉重，但借得一江春水，赢得十里风光，外揽山水之秀，内得人文之盛。这座历经千年金戈铁马和无尽战事，如今还保留如此完整的城，就这样真实地伫立在汉江的中游，令人唏嘘不已、感慨万千。

这座被称为“铁打的襄阳城”，城池非同一般。其城北和城东被汉水包围，南有岷山阻隔，西有檀溪，城防前有天然护城河，后有铜墙铁壁的城池。仅护城河的宽度就达两百米左右，易守难攻超乎想象。正是基于这样的城池和勇猛智慧的军民，襄阳古城上演了历史上的一次次血性坚守和胜利。

走进古城，近观那斑驳、古老的城墙，能感受到一千多年前南宋襄阳军民为抗击十万蒙（元）军来犯，而誓死坚守城池六年不落的腥风血雨；站在临汉门上远眺隆中草庐，追忆三国诸葛先生羽扇纶巾三分天下的睿智目光，那目光如炬的背后是卧龙先生鞠躬尽瘁而后已的不朽精神。

襄阳的城市文脉无处不和历史捆绑在一起。《三国演义》120回故事其中有31回在这里发生，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再现就摆在汉江两岸，任后辈敬仰，伴知音共鸣。而金庸先生笔下的《射雕英雄传》《神雕侠侣》武侠小说中，竟有260多出都写到了襄阳城。这些用之不竭的历史文化创作资源，使得全国各种影视娱乐产业垂青于此，近年来古城影视加文旅之路走得如火如荼。

忆襄阳不仅仅是对这座古城的回忆，更是忆起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师。十几年前有幸参加了襄阳日报创刊60周年大会，到会的有时任人大新闻学院副院长高钢教授。高钢教授在大会传媒论坛上启发了在座的各位媒体同仁：谷歌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彼时大家能意识到的仅仅是搜索引擎。但他讲道：“谷歌公司的未来搞的工作不仅仅是搜索，而是大数据：一个人，一座城，一个地球的数据。”谷歌等数字化互联网公司未来会在精准地理信息平台之上，用最大可能集成一切信息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世界的各种信息。所有的信息都有大数据的支持，包括财富分配，人类使用的能源，耕地的缩小情况，甚至历史变迁和未来演进等等。

这些未来高科技公司在对人类生存环境进行了全方位的数字化描述，通过大数据提供智能连接，可以提取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的一切信息，人们将获得强大的数据工具的支持，未来的数字化生活必将强烈的颠覆所有人的想象。

十五年前这种大数据和云计算理论，以及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分析，当时听起来像科幻大片一样震撼大家的内心，但下意识却认为那是专家学者的理论而已，成为现实应用遥不可及。现如今，当人工智能已经在生活中成为普遍现实时，不得不佩服什么叫知识先知先觉的力量了。

就像当初到襄阳想去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一样，不挖掘就不知道这座城市的历史，不探究就不知道这座城市的未来，原因就在于有没有庞大的历史资料数据可以依靠。十多年过去了，回望在传媒行业新思想的震动的活，襄阳这座城市，这堂课应该更令人难忘。

游襄阳，长见识；访隆中，增智慧。品味同一条汉江上的不同，夜晚的襄阳城边我曾经放飞过一只孔明灯，上面写满祝福福安康的话，默默看着它徐徐上升。



巴山春月 王斌作


 瀛湖

第1397期

## 二爹划龙船

市直 周高东

我二爹大名叫周云宝，小名榜安，水性极好，从我记事起，每年的端午节，二爹都会参与划龙船。

我家住在汉滨区早阳镇早阳村，汉江水从家门前流过。小时候，我去江边放牛，还没到河边，就看见二爹周围围了好多人，二爹站在人群中给大家讲解划龙船要领，讲完便让大家上船进行练习，二爹站在船头击鼓并指挥，一会儿帮船员纠正划桨姿势，一会儿让他们掌握好划桨节奏，同时还要船员们默契配合，呼吸均匀，避免过度劳累。

端午午后，大家相约来到汉江岸边，那时候我们村只有三条船，而且大小不一，二爹把训练好的船员进行分组后，三组同时进行比赛，年龄大的带领妇女儿童在河边观看加油，那时候看划龙船比赛的人特别多，热闹非凡。“咚咚咚”的鼓声一声紧似一声，声声催人奋进，划桨的尽情发挥自己的力量，乘风破浪，奋勇前进；观看的加油鼓劲。大家在欢声笑语中，赢了也没有奖品，但是大家都很开心。划龙船比赛进行到傍晚，比赛结束之后，很多人仍感到意犹未尽，故而还要再划几次，更多的是划手们相互交流技艺，就只为图一个乐子。端午节每年都这样热闹，我的童年也快乐。

随着城镇化加速，村里外出务工的人逐渐增多，划龙船的越来越少了，后来大家在城里买房，我二爹也在城里买了新房子，我们村再也没有划龙船的了。我大学毕业后工作繁忙，有事了

只是和二爹电话沟通，很少关注二爹划龙船。

后来，我在安康也买了房，二爹经常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吃饭，经常也聊一些他们划龙船的事情。二爹说：“我们周家的祖先周富豪以前是开染坊的，经常驾船运输布匹、染料等货物，驾船的一般水性都好，所以我们生长在这汉江边的后人水性也不错，大部分都会划龙船。”席间也会聊一些龙舟队员之间的趣事。

去年端午节假期，我带着孩子们去汉江游玩。“砰砰砰，砰砰砰”只见龙船上划手们划桨的频率和鼓点保持一致，多条龙船在汉江快速航行。大女儿老远就看见我二爹在汉滨区代表队的龙船上，她拉着我的手喊：“快看，那是二爷爷在划龙船。”我顺着女儿手指的方向望去，看见二爹坐在船边的座位上，身体稍微前倾，双脚平稳地放在船底，双手握住船桨和船桨们整齐一致的划桨，领桨手敲着鼓并喊着号子，二爹和队友们默契配合，保持稳定的姿势，龙船快速行进。龙船快靠近我们时，发现二爹的衣服都汗湿了，他握桨的手指自然张开，手掌紧贴桨柄，拇指和食指夹住桨柄，中指和无名指放在桨柄下方，桨叶完全插入水中，用力拉桨后，龙船就像离弦的箭快速前进，几秒钟后二爹所在的龙船离我们已经很远了。

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，星汉灿烂，若出其里，汉江是美丽的，希望二爹将这一民俗文化继续传承下去，让我们乘着传统文化的龙船，扬起出彩风帆。

## 魅力留坝

汉滨 卢慧君

到留坝县城的时候，已是中午一点，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。酒店刚在网上定了，饭馆也差不多看好了，我们准备先把行李放到山水酒店，然后去老灶台吃饭。

酒店前台办理入住手续时，顺便问了老灶台在哪里。服务员告知了大概位置，但她推荐老灶台旁边小城好菌道的野生菌汤锅很不错，建议我们去尝尝那里的菌汤。

菜上桌，有点类似我们平时吃的菌汤火锅，锅底是鸡肉炖各种鲜菌。服务员特意叮嘱我们不要急着下菜，要先喝汤。当时心里还犯嘀咕：又不是没在外面吃过，在座的各位一品尝，马上发出“啧啧”的赞叹声。大家都用行动表达，喝了一碗又一碗，个个喝得眉开眼笑，词穷的我们只能用“好喝！”“鲜！”这两个词从头赞到尾，直到胃再也容纳不下任何东西了。

吃完饭略微休息，又向张良庙博物馆出发。留坝的森林覆盖率非常高，山上看不出半点裸露的土地。出了县城，满眼都是青绿。公路两边山峦叠翠，高大的树木遮住头顶的阳光，撒下一片阴凉。古老的民宅，肥沃的良田，路边篱笆上爬满凌霄花。不用开空调，只需打开车窗，尽情享受这“天然氧吧”。偶尔出现的白色大棚，里面不是菌菇就是药材。

张良庙位于紫柏山下的316国道边，交通非常便捷。整个庙宇依山而建，灰墙青瓦，古色古香，掩映在苍松翠柏间，显示出历史的厚重和神秘。供奉张良塑像的大殿内，墙壁四周挂满了各种流派的书法牌匾。一直以留坝是张良的封地，听了导游的讲解方知是张良功成名就后隐居的地方，不得不佩服张良的大智慧。院子里，一颗粗壮的紫柏树虬枝盘桓，上面挂满了红。旁边有一口清泉，泉水从地下汩汩地冒出。导游说，你们可以洗个手，洗三遍就行。一洗无烦恼，二洗平安，三洗万事顺。游客一听，都争相在泉边洗了手。我也不例外，凑了热闹。令人惊奇的是这里的竹子，根根底部都是弯曲的，导游说，它们是张良的才华所折服。我们当然不信，但也确实感到神奇。在半山腰摸了石鱼后，登上上梯尽头的授书楼，楼角展翅，凌空欲飞。相传黄石公在此给张良授书。站在这里，凭栏远眺，四周群峰环抱，林海苍茫，颇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。

张良庙并不大，但因为我们来得有点迟，有点走马观花，我们是最后一批游客，出来时，其他工作人员都已下班，只留一人等我们。

夜晚的留坝老街，可以用人头攒动，摩肩接踵来形容。所有的饭馆、酒馆、茶座全都座无虚席，他们都是和我一样，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旅游避暑的，以周边各市游客居多。留坝的老街基本保留了原有的模样，斑驳低矮的房屋，高低不平的青石板路面，逼仄拥挤的街道，街道两旁淙淙流淌的溪水，尽显秦巴风情。灯光从红色纱灯漏出，朦胧、梦幻。地上灯光折射的“留坝”“锦鲤”，吸引了众多游客围观拍照。这时，一阵悠扬的琴声飘了过来，只见白色珠帘里，一位身着古装的老先生正在抚琴，清瘦的横杆有几分仙风道骨的气度。

留坝的老街主打一个休闲，街上行人虽多，个个却气定神闲，不慌不忙。“老街咖啡”二楼的走廊上，两位小姐喝着咖啡聊着天，一位中年男子斜靠着斑驳的木栏杆，悠闲地地看着街上的行人。有家餐馆门前的一块黑板上的文字吸引了我：秦岭南闲事。对秦岭南来说，是一句谚语；对西安来说，是一本图书；对留坝来说，是一家餐厅。本来老街是吃饭兼游玩的，结果现在逛街完了也没找到有空座的餐馆。看看已经八点多了，我们赶紧出老街，重新找地方填了肚子。

第二天，我和静起了个大早，再去老街，以弥补昨晚留下的遗憾。当我们匆匆赶到老街时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街上安静极了，除了三五游客，几乎没有行人，很多门店都紧闭门户，只有一家卖锅贴的摊点在营业。这和夜晚的老街很有天壤之别。夜晚的留坝，像是赴约的女子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而且话唠喧闹；白天则是洗尽铅华的邻家女孩，安静沉稳。我有些发愣，不知哪个是真哪个是幻？

匆匆逛了一圈，随便吃了一点东西，打道回府，奔赴下一站。